



大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31 May 201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六届会议

第六十七年

议程项目 35、39、67 和 83

古阿姆集团地区旷日持久的冲突及其对  
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影响

被占领阿塞拜疆领土的局势

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  
相关不容忍行为

国内和国际的法治

2012 年 5 月 29 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外交部的说明(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5、39、67 和 83 以及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加伦·纳扎里安(签名)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2 年 6 月 7 日重新印发。



## 2012年5月29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2012年5月29日

###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外交部的说明

5月9日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阿尔扎赫共和国)人民的三重节日。在这一天,阿尔扎赫人民同其他民族一道,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所带来的统一、团结和自由。

阿尔扎赫的亚美尼亚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在反法西斯的胜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册中庄严地载列着在阿尔扎赫出生的3名元帅、1名海军上将、24名将军、28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英雄、7名被授予荣誉骑士勋章的军人和多名高级军官的英名。

5月9日还是舒什获得解放的周年纪念日。

在18和19世纪,舒什是作为亚美尼亚人的文化和精神中心之一而建立和发展的。但是,在20世纪初,这一城市遭到阿塞拜疆武装分子破坏和焚毁。而阿塞拜疆正是在这个时候才在历史上第一次作为一个国家出现在世界地图上。在1980年代后期,最后一批亚美尼亚家庭离开舒什,以免遭在苏姆盖特和阿塞拜疆其他城镇被屠杀的亚美尼亚人的相同厄运。

1990年代初,坐落在邻近阿尔扎赫首都斯捷潘纳克特的高地上的舒什,成为阿塞拜疆侵略的一个据点,尤其成为是阿塞拜疆为轰击舒什而建立的主要军事阵地之一。

斯捷潘纳克特每天遭到从舒什发射的三四百枚导弹的袭击,迫使当地民众躲入地下掩体,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半个城市被毁。

最能说明阿塞拜疆对舒什的亚美尼亚民众和该市的亚美尼亚遗产的态度的是,有数百年悠久历史的 Saint Ghazanchetsots 大教堂被阿塞拜疆军队当做存放向亚美尼亚民众发射的导弹的仓库。

受阿塞拜疆部队围困的阿尔扎赫民众濒临灭绝的边缘。在这一紧急关头,1992年5月9日,阿尔扎赫自卫军采取了一次军事行动,之后阿塞拜疆军队离开了该市。在采取后续步骤后,阿尔扎赫民众建立了一条与亚美尼亚相连的被称为“生命之路”的陆地走廊。

5月9日也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国防军建军日,卡拉巴赫国防军的建立标志着人民捍卫荣誉、安全和自由的决心。为此原因,每年的这一天,阿尔扎赫人民极力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信守和平共处和以非暴力形式解决世界冲突的原则。

阿塞拜疆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胜利日阅兵式的担忧和指控是荒谬的：阿塞拜疆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实现自决意愿的回应是，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周围领土和卡拉巴赫本身进行了族裔清洗；阿塞拜疆对阿尔扎赫人民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侵略，动用了与臭名昭著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有着密切联系的数千名雇佣军。由于阿塞拜疆对实现其自决权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的军事侵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的部分领土仍然处于阿塞拜疆的占领之下。此外，阿塞拜疆对阿塞拜疆——卡拉巴赫接触线的挑衅和颠覆行径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同时，官方的巴库正在不断地发表好战的言论，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发出了直接威胁，“忘记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阿塞拜疆双方代表签署的1994年停火协定。

仅仅在过去7年中，阿塞拜疆的军事开支已增加了20倍，从头至尾一直违反国际军备条约规定的所有可接受的限额。因此，本区域的军事化责任完全应由阿塞拜疆当局承担；其军国主义政策正在威胁着本区域的稳定。

阿塞拜疆极端种族主义的宣传和毫不掩饰的战争威胁是不可接受的，阿尔扎赫人民坚决地在民主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其独立的国家。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外交部指出，阿塞拜疆共和国将其最初采取的基于强权的姿态转化成一场军事冲突，阿塞拜疆在继续这一政策时损害了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冲突的和平解决。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对阿塞拜疆的行为采取适当回应，因为它明目张胆地违反《联合国宪章》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宗旨和原则，以避免阿塞拜疆再一次发动冒险，危及本区域的稳定。